



## 古大厝里的时光

李思华

少时,我生活在闽南山村的一座古大厝里。古大厝背倚层峦叠翠的杨梅山,面朝潺缓流淌的东溪水,是传统的二进五间张、两旁带护厝的闽南“皇宫起”建筑,古大厝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无不述说着农耕时代里,一辈辈堂亲养家糊口、酸甜苦辣的故事,古大厝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我记事时,几家堂亲已陆续搬出了古大厝,在古大厝附近另筑房而居。古大厝里,只留下三四户堂亲,有的住上落,有的住下落,有的住在护厝里,厅堂和深井是共用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堂亲们过的是肩挑手提、贫寒简朴的农家生活。我们那民风淳朴,堂亲和睦相处,互相帮衬,不知哪辈堂亲定下的规矩,谁家杀鸡或鸭,炖好汤时,要先盛一碗给辈分高、年龄大的老人,老人喝完汤后,常留一块鸡肉或鸭肉,孩子从眼前经过时,老人家会喊住孩子:“阿团,快过来!”说罢,就把肉夹进了孩子的嘴里,孩子慢慢咀嚼和品味着,久久才咽进肚子里。有几次,我就吃到了老婶婶给我的鸡肉,那种醇人的味道,几十年后依然唇齿留香。

记得七岁那年,身患胃病的父亲给土墙抹泥时,忽然胃出血,痛得在地上打滚,堂亲们闻讯纷纷赶来,有的煎草药,有的请赤脚医生。待父亲

病情缓解后,堂亲们借来了一顶轿子,抬着父亲,抄小路,过石板桥,前往国专医院就医。父亲需住院做手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孩子都少不更事,母亲身体虚弱,靠母亲一人护理父亲,真的忙不过来。堂亲们二话不说,轮流帮衬,直到父亲出院。

父亲回家后,堂亲们纷纷来看望,有的带着几个鸡蛋,一包红糖,有的送一把海蛎干,有海外关系的堂亲送了几片高丽参,让父亲滋补身体,让我们一家深深地感受到贫寒的农耕岁月里,古大厝大家族里那一种浓浓的人间真情。

生活在古大厝里的孩子,最常玩的游戏是捉迷藏和跳格子。柴垛、谷缸、小阁楼、古大厝的每一个隐蔽的角落,都成了我们捉迷藏时藏身的好去处,我们常玩得满身大汗,头发上沾着草屑,蛛网,脸上落着黑灰,用手一抹,成了戏台上的“大花脸”。大家相视,忍不住哈哈大笑。跳格子的规则我已忘记,只记得在上落厅堂的地面画个大长方形,分成几个小长方形,单脚跳着踢小砖片,从一格踢向下一格。小小的跳格子,锻炼了农家孩子的判断力和耐力。

记得有一次,因连续下暴雨,山上水库里的水沿着灌溉的水沟流到了古大厝的后水沟,又顺着涵洞流经古大厝的深井。那天,我们几个孩子在古大厝里玩着游戏,“快看,鱼!”不知哪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个眼尖的孩子,指着深井,高声喊道,我们冲到了深井旁,只见几条鲢鱼和鲫鱼正在深井的水里欢快地游动着。“快,抓鱼!”我们“扑通扑通”地跳到深井,蹲下身子,双手在水里急急地摸着,有时刚触摸到鱼,又让它溜走了,有个孩子拿来了畚箕,“抓到了,抓到

了!”望着畚箕里活蹦乱跳的小鱼,欢声笑语溢满了古大厝里的旧时光。

而今,从古大厝走出的长辈,已陆续离开了人间;从古大厝走出的孩子,也正一天天地衰老。岁月如歌,生活在古大厝里的旧时光,最甜、最美,最值得细细地回味。



## 坐在秋风上的人(组诗)

廖雨雪

秋深了

一粒白露  
依然晃动出月光和水声  
像一个中年人

那些不甘凝滞的水滴  
还在顺应着风  
浪打浪

月光依然湿漉漉的  
坐在水上  
像贴在深秋的一张脸

露从今夜白  
一滴水  
将要穿过漫长的冬天

坐在秋风上的人

那个怀揣雪花和风声的人  
曾是一株开花的植物

蔷薇大红,梦太短  
承诺在穿云破雾  
所有的誓言都要跋山涉水

坐在秋风上的人  
仔细看  
那些轻如羽毛的笑靥  
风一吹  
都碎成了一地的月光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仅一个夜晚  
她已褪去尘世的万千羁绊

秋之光

光追着光,光穿过光  
它穿云破雾的样子,很美  
喜欢它缓缓落下  
落成了尘世的锦绣光芒

落在树上,会摇出千种风情  
被擦过的身体,就有矜持与妖娆  
落在雨水里,像一滴露  
偏爱上了人间悲喜  
草木便有透明的玻璃心

喜欢光影摩擦花瓣的纹理  
喜欢重叠瞬间的相依为命  
喜欢它的破碎和复原  
如同喜欢和他有关的一切虚幻的情节

一束光,是一条秘密通道  
当它穿过身体的空杯  
这悬空的蓝,多像洁净的圣水  
正带走一个人一生的尘垢



## 围炉听暖

苏太阳

暮色漫过青砖黛瓦,檐角的雨链正滴落着水珠。胡伯的铜烟锅在红泥炉边一明一灭,火星子溅在青石板上,像撒了把碎金箔。他总说这口旱烟是五十多年前在闽北当知青时得的,烟杆上“1972”的刻痕早被茶垢染得发乌,倒像一根浸透时光的沉香木。

“阿弟又来讨茶喝?”他笑着提起紫砂壶,将琥珀色的铁观音缓缓注进白瓷杯,壶嘴腾起的热气与暮色缠绵,茶汤在暮色里漾开涟漪。我捧着茶杯,见茶烟与水汽缠绵升腾,混着烟袋中的旱烟香,在雕花窗棂上织就半透明的纱。王叔的二胡声恰在此时飘入,宛如一根浸了雨水的蚕丝线,轻轻挑开了这层薄纱。

李婶端着竹编食盒跨过半窗,盒中是刚蒸的九层糕,热气裹着椰香扑面而来。“老王头又拉《二泉映月》呢。”她将糕递到我手中,自己却倚着门框听得入了神。窗外的木棉树不知何时落了花,红艳艳的花瓣飘落在青石板上,宛如给二胡声铺就了一条胭脂路。月光爬上她鬓角的银丝,将暮色染得更淡,伴着琴弦的震颤,竟透出几分水乡女子的温婉。

“阿珍啊……”胡伯忽然开口,“唱段《八骏马》如何?”李婶怔了怔,指尖在靛蓝围裙上摩挲着,喉间滚出几声清亮的笑:“死老头子,倒会支使人。”可当第一个音符从她唇间溢出时,整个红砖厝都静了。南音特有的“五空四义”调在穿堂风里流转,似潮水漫过红砖墙,又若木杵捣衣时在石臼里漾开的波纹。

王叔的琴筒轻抵藤椅扶手,马尾弓在蟒皮上颤动如雨燕般。胡伯的烟锅早已熄了,而紫砂壶里腾起的热气在他眉间凝成细密的水珠。我凝视着茶盏里回旋的茶垢,蓦然听见细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原来不是雨,是李婶的尾音在梁间打了个转儿,轻轻落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炉火渐暗时,李婶从樟木箱底翻出一个褪色的漆盒。里面躺着一把旧琵琶,弦上还缠着半截褪色的红绸带。“这是我阿嬷出嫁时带的。”她用袖口轻拭琴身,“六十年了,倒比我这老骨头还经折腾。”胡伯的旱烟又亮了起来,映得墙上三道影子在花砖地上忽长忽短,似在跳一支古老的采茶舞。

夜色漫过红砖厝时,二胡声蓦地转了个调,竟和着琵琶轮指奏出一段轻快的《采莲曲》。李婶的笑声漾在镂空砖墙上,惊起梁间两只白腰雨燕。我望着茶杯里晃动的月影,蓦然明白,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把梅雨熬成了茶,有人把潮声谱成了曲,而我们这些听客,便在这茶香曲韵里,偷得浮生半日江南。



## 故事会

八月的闽中,山间弥漫着香烛和土纸燃烧后的独特气息,那是因为在有人在上坟。闽中扫墓的时间与别处不同,不在清明节,而是在农历八月初一到十五。

此刻,何老汉蹲在自家堂屋的门槛上,望着墙角那辆老旧的黑色摩托车,心里很是舒坦。他走了过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褪色的车把套,念叨道:“旧是旧了,还能骑。”何老汉昨天从城里回来,要去扫墓。

“叔,今年您运气好,抓阄抓到了狮头墓。”何大朴昨天下午在祠堂里,拍着何老汉的肩膀,眼睛里闪着光说,“那里可是风水宝地啊!”

何老汉只是笑笑。六十八岁的人了,对这些说法半信半疑。既然抓阄抽中了高祖父的墓,他自然得认真对待。

清晨五点,天还没完全亮透,何老汉就摸黑起床了。他匆匆吃了一碗稀饭,便仔细检查了摩托车的油箱和轮胎。尽管这辆车已经服役十六年,远远超过了报废年限,但他仍不舍得买新车。自己都快七十的人了,还能骑几年?

“就再凑合两年吧。”他自言自语道,跨上摩托车,发动了引擎。那熟悉的轰鸣声在寂静的山村里格外刺耳。

山路蜿蜒,两旁的松树和毛竹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何老汉熟练地驾驶着摩托车。车身时不时发出几声仿佛抗议的吱嘎声。八月初的闽中山区,晨露打湿了他的裤脚,凉丝丝的。

狮头墓位于村后的山坡上,从远处看,那座墓的封土确实像一头俯卧的狮子,狮头高昂,仿佛在守护着什么。今年这里似乎格外热闹,除了他

和何大朴,还有另外三户人家也抽中了这座墓。

“叔,您看这风水!”何大朴指着墓前开阔的谷地,“一看就是聚财纳福的好地方!”

何老汉敷衍地点点头,他更在意的是墓碑是否完好,香烛是否准备齐全。几个后生手脚麻利地清理着坟头的杂草,另有人摆放供品,点燃香烛和鞭炮。何老汉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沓纸钱,小心翼翼地展开。

“高祖父啊!”他低声念叨,“我携子孙后代来看您了……”仪式庄重而简朴,纸钱燃尽后,众人依次磕头。何老汉感觉膝盖有些发硬,还是坚持完成了所有礼数。

“叔啊!”扫墓结束后,何大朴拍着他的肩膀,眼睛发亮,“今年您扫墓抓阄抓到了狮头墓,从今往后一定好运当头发大财!”

何老汉哈哈大笑:“你也一样,大家都发财!”

回程的路上,阳光穿过毛竹林,在道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何老汉心情愉悦,甚至哼起了乡间小调。摩托车虽然老旧,可在这熟悉的山路上依然听话。

谁知,好运似乎在他拐上县道后,就消失了。

“停车!”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何老汉猛地捏住刹车,摩托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前方十米处,三名穿着制服的交警,正拦着一辆农用三轮车。看到何老汉,其中一名身材高大的交警,快步走来。

“大爷,您这摩托车……”高个子交警皱着眉头,目光在车牌和车辆状况上扫过。

## 狮头墓的风水

邱宗植

何老汉心里咯噔一下。他当然知道这辆车的行驶证早过期了,车龄更是长达十六年。可村里像他这样还骑着老摩托的人不少,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

“我就回乡下扫个墓……”他的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

高个子交警摇摇头说:“您的摩托车早已超过强制报废年限,必须扣留。为了您的安全考虑,这种车不能再上路了。”

“同志,通融通融……”何老汉急了,“我马上就不骑了,就这两天……”

“不行,这是规定。”另一个年轻交警走过来,语气坚决,“您得去交警大队办报废手续,然后联系报废公司处理。”

何老汉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交警给他的摩托车贴上封条,开出罚单。高个子交警递给他一张单子:“去交警大队办完手续,报废公司会给您一百五十元补贴。”

一百五十元,何老汉苦笑着接过单子。这辆摩托车当年花了五千元,骑了十六年,最后就值这点钱?

回家路上,他不得不步行。夕阳西下,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快到家的时候,路过一家的小卖部,几个老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老何,去扫墓咋走路回来了?”有人问。

“摩托车被交警扣了。”何老汉简短地回答,声音里带着不甘。

回到家,他瘫坐在藤椅上,一语不发。

何老汉立马给何大朴挂了电话,说:“大朴啊,今天真是晦气,摩托车被交警扣了,必须强制报废。大家都说

如此。

古往今来,嗜茶者众。早年乾隆下江南,有大臣奏言:“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笑答:“君不可一日无茶。”可见,乾隆对这味茶是何等的如胶似漆,是何等的钟情,丝毫不减寻常百姓。我等虽一介布衣,对茶——尤其铁观音的痴迷,未必逊于当年的乾隆。在家一日至少三泡,有时兴之所至,泡得更勤;若有客人造访,更是一泡接一泡,以茶待客,不亦乐乎。

我加入一个“吃茶”群,群友都住得近,一般在五公里范围之内,谁得了好茶或新茶,总会在群里吆喝一声,有空的便欣然前往,共品铁观音的甘醇芬芳。这不,群里老李冒泡:“我这儿有一泡金牌茶师陈德庆的‘清我心’,有空的来寒舍一尝!”

一听“清我心”,我二话不说,拎起外套就直奔而去。到了李家,他早

已将茶盘、盖碗、茶杯洗得洁白发亮,透明水壶里的水正咕嘟作响,万事俱备,只欠我等茶客这东风了。老李撕开茶袋,清亮结实的茶米映入眼底。提壶高冲,来次“高山流水”,盖碗中瞬间泛起细密白泡。他轻抹碗沿,拭去浮沫,一股馥郁茶香便四下漫开,勾得我食指大动。茶汤入口绵柔,清冽回甘,余韵绕喉。一泡、二泡、三泡……直到第七泡,茶香依旧醇厚,正应了“安溪铁观音,七泡有余香”的美誉,叫人回味无穷。一口下肚,我忍不住赞道:“好茶!真是好茶!清我心,淡我虑,雅韵幽幽满座趋。”老李笑着颌首:“正是此意。”

诸如如此的“约茶”,在这座山城随处可见,随时可遇。我们这几位“茶客”,无论铁观音是清香型的、浓香型的,还是陈香型的,乃至由此衍生而来的“浓淡(清)香”“甘泉韵”“俊



## 况味

以前,曾说过我的“闺蜜”是报纸,还以此为题,为之撰过文,抒过情,留点笔墨,行于报刊。而今,时过境迁,我虽然一直固守报纸“旧爱”,不离不弃,却也与时俱进,有了新的“闺蜜”——香茗。

“从来佳茗似佳人。”一泡香茗在手,任我随时斟酌冲泡,便是一种最妥帖的人生陪伴。每天上午,闲步市场归来,第一件事便是烹泉煮茶,紫砂小壶沸声轻吟,恍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闲适;午后,料理些杂事,歇脚时又续上一泡,竹影映杯,恰合“春共山中采,香宜竹里煎”的雅趣;晚间临睡前,也总得泡上一壶,茶汤入喉,涤尽一日尘嚣,只留“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盃清茗酬知音”的悠然。无论晨昏,茶不离席,香不离身,日子就在这一冲一泡间缓缓流淌。这般痴迷,不止我一人,世间爱茶之人,大抵都

黄志专